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

詞典精華

警官教育出版社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
翟建雄 編

詞典精華

警官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7 號

書 名:詞典精華

著 者:翟健雄

責任編輯:月 華 趙 平

封面設計:李 翎

出 版:警官教育出版社

(北京西城木樨地北里二號 100038)

印 刷:北京市華都印刷廠

經 銷: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

版 次:一九九三年八月第一版

印 次:一九九三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張:八六·五

字 數:一二〇〇千字

印 數:一五〇〇冊

ISBN7-81027-271-3/Z·15

定 價:八七元

詞典精華上冊部首檢字

子
子三
子六
子二天
子二五
子二七
子二四
子一七
子穴
子奎
子五
子五
子哭
子盟
子盟
子美

士
土
口
口
又
ム
尸
日
卜
十
匚
匕
勺
力
刀
口

也
リ

寅三六	寅三六	寅三五	寅三四	寅三〇	寅三〇	寅三四	寅三三	寅三〇	寅三四	寅二二	寅二五	丑二九	丑二四	丑二九	丑二九
支	支	手	戶	戈	心	彳	彡	丑	弓	弋	升	瓦	广	玄	干

卯四九	卯四一	卯四三	卯四五	卯四九	辰四一	辰四六	辰四三	辰五一	辰五五	辰五一	辰四三	辰四九
比	毛	氏	气	水	火	爪	父	爻	月	片	牙	牛
辰四九	辰四一	辰四三	辰四五	辰四九	辰四一	辰四六	辰四三	辰五一	辰五五	辰五一	辰四三	辰四九
比	毛	氏	气	水	火	爪	父	爻	月	片	牙	牛

辰五四七
辰五四七
辰五四九
辰五五〇
巳五五三
巳六六一
巳六四〇
巳六四三
巳六四四
巳六四五
巳六四六
巳六四七
巳六四七
巳六五三

示 箭石矢矛目皿皮白癸疒尾田用生甘瓦瓜玉立
四 正 王

示

午七六
午七四七
午七四三
午七二九
午七二四
午七二三
午七二一
午七〇六
午七〇四
午六九三
午六九二
午六八八
午六八七
午六八五
午六八四
午六六七
午六六五

自臣肉聿耳耒而老羽羊 网缶糸米竹立穴禾肉
月 四

午七三 午七三 午七五 午九二 未七九 未八六 未八三 未八六 未八六 未八六 未八七 未八七 未八七 未八七 未八八 未八八 未八八 未八八 未九〇 未九〇 未九三

豕豆谷言角見而衣行血虫虺艸色艮舟舛舌白至
西 艸 廿

未九〇六 未九〇八 未九一二 未九一三 未九一四 未九一六 未九一七 申九一九 申九一九 申九五九 申九六四 申九七四 申九七五 申九七九 申九八七 酉九八九 酉九八九 酉一〇〇四 酉一〇〇四 酉一〇三四 酉一〇三七

隹隸阜門長金里采酉邑走辰辛車身足走赤貝豸

酉二〇四〇
酉二〇四一
酉二〇五八
酉二〇六一
酉二〇六五
酉二〇七四
酉二〇七五
酉二〇八五
酉二〇八八
酉二〇八九
酉二一〇六
酉二一二三
酉二一二三
酉二一二三
酉二一二三
戊二二三七
戊二二五八
戊二二六〇
戊二二七二
戊二二八九
戊二二八九

兩青非面革韋音頁風飛食首香馬骨高影門壘鬲

戊二九
戊三〇八
戊三一三
戊三二四
戊三三五
戊三七七
戊三八七
戊三九九
戊四一六
戊四二三
戊四三四
戊四四五
戊四五六
戊四六七
戊四七八
戊四八九
戊五〇〇

龜龍齒齊鼻風鼓鼎瞋滯黑黍黃麻麥鹿鹵烏魚鬼

亥三三六
亥三三六
亥三三七
亥三三八
亥三三九
亥三四〇
亥三四一
亥三四二
亥三四三
亥三四四
亥三四五
亥三四六
亥三四七
亥三四八
亥三四九
亥三五〇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編委會

主任 李蹊 曾胡

編委（以姓氏筆劃為序）

李伯菴 沈燕 徐建軍 許煥隆

張自起 富宏 葛余敏 劉曉粲

裝幀設計 李翎

封面題字 呂成浩

封面篆刻 駱芃芃

本書責編 修華 趙平

卷首語

孔老夫子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聖訓本意雖就仁德而發，但用其引申意說明工具書意義之所在，卻是恰如其分的。就是說，工匠們要想做好工作，定要事先磨快自己的工具。讀書作文亦然。如借用宋·王符之語，那就是「士欲善其事，必先讀其書」，這就更加明白確切了。

工具書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社會文化的不斷演進，用來記述表達人們思想和活動的字詞就會逐漸增多。然而，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即便是語言大師也難於掌握所有的文字和詞語。於是乎工具書應運而生。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前人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專門的和綜合性的工具書，成為人們破疑解難的利器，特別是那些經過時光淘汰出的精品，現在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文士學子不可或缺的案頭必備書。

我國的古字書，從戰國和秦漢的《史籀》、《倉頡》說起，直到近現代各種字書的編撰出版，幾經演變，軌迹可見。如果說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字典的先河，那麼產生于漢代的《爾

雅》則是詞典之先聲。它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訓詁書，首創了按內容分類釋詞的體例，後被列入儒家十三經經典之一。《說文解字》的出現，是我國字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著，為後世的字典和詞典的編撰出版，奠定了基礎。其後的各種具有開創類型的字詞典，如方言詞典《方言》、通俗詞典《通俗文》、音訓詞典《釋名》、楷書字典《玉篇》、集釋古書音義的《經典釋文》等等，以及由此演變進化并更加完整適用的各種工具書，如《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等，更是美不勝收。在這篇小文里，不想也無力奢談我國工具書發展史，只是想以此作箇引子，談談我們編輯出版《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的初衷。我們不敢也無必要從大而全入手，也不想按年代遠近的順序出版，我們只應讀者的需要，傾聽專家學者高見，擇要擇善而從之。有的書，由於各種原因，在工具書的發展史上雖無一席之地，但卻仍具較強的實用性和參考價值，對此我們則先行安排出版，以應社會之急需；有的書，如上述談及的《爾雅》和《經典釋文》等，雖為開創性的書，但由於大多數讀者較少涉獵等原因，就暫緩安排出版。俟這套書照計劃出齊後，則自成系統。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這套工具書先出版語言文字方面字

典和詞典，其他類型的工具書，如「索引」等，則另作籌劃。目前這套書第一、第二批推出的共十二種。其中《康熙字典》系用《四庫全書》本，字形美觀、清晰，檢閱十分方便。本書為首次從《四庫全書》的深藏中脫穎單行面世。還有近人編的《詞典精華》是一部中型詞書，兼收古代和現代詞語，可補現行一些詞典之不足，實用方便。余不一一贅述。

不記得何君說過，工具書編輯出版的繁榮是盛世的反映，此言甚善。吾輩乘改革開放之風編輯了這套叢典，以彰盛世之聲！然其中甘苦用心，另在書末《叢典編餘》中略吐一二。敬祈讀者方家諸君諒之，甚幸甚幸。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編委會

時在公元一九九二年季春

词典精萃

右任



詞典精華敘

折學子

方塊漢字，音義變化最多；至於聯字成詞，則彌更繁曠。粵稽舊典，除經訓專門之學以外，又僅有韻書，類書，而無詞書。操觚之士，每睹一詞，輒瞠目不解，其弗便滋甚。民國建元以來，始有此等著述，辭源、辭海，蓋尤著者。然而，見仁見智，批判紛如；拾遺糾繆，所在都有；倘亦所謂盡美而未能盡善，盡雅而未能盡俗者歟？

吾友江陰翟健雄君，因有「詞典精華」之輯，以補所未備。叩其內容，取材弘富，且屬於多方面；舉例言之：若國學舊書中最適用之詞彙，若歐美新籍中最普通之故事，若基督教之聖經，若現代人之詩集，若童謠，若俗諺，靡不兼容並蓄，津逮無遺。至於僻典死辭，則屏棄弗取，以新耳目。

健雄少治宗教家言，繼受國父孫先生三民主義之啓沃，乃獻身於國民革命。二十年前，與余同事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頗有所建樹：蓋其人爲革命之人，斯其書亦爲革命之書；以視坊間牟利，無知妄作，或老師食古，守缺抱殘者，殆不可同日語矣！

循覽既竟，輒誌數言。時余將去蜀歸吳，束裝有日；驢駒在道，迫促陳詞；未能盡本書之長於萬一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歲不盡十日吳江柳亞子敘於重慶民國路之合衆小樓

編者的話

翟健雄

一

屈指算來，已經四個年頭過去了，光陰真快。那時候我偶然看到報章雜誌的上面有這樣的字句；「推波助浪」啦，「鶴立羣中」啦，和「推波助瀾」，「鶴立雞羣」雖然只差一個字，意義還完全相同，但憑着習慣，卻覺得有些看不順眼。再差一點呢，也有把「如火如荼」寫成「如火如荼」，「令人棘手」寫成「令人棘手」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據說在一些中學校裏的考卷上，還會發現「平明」解作「平等明白」，「墨守」解作「墨子的別號」，「社稷」解作「室外的遊息院」，「孤臣孽子」解作「有用的兵士和私生子」……。說來好像笑話，實在倒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想，那些「筆誤」的人們，誰願意那樣呢？也許自己覺得怪難爲情吧，當被發覺錯誤的時候。所以，這種現象的形成，因素固然很多，沒有相當的工具書，也是其中之一吧？在當時要得到一部內容豐富的詞書，的確不大容易，首先在財力上就感到困難。後方物質缺乏，要印這種書也吃力。

的。就算有了罷，攜帶既不方便，使用起來，也會成問題。有一個大學生曾對我說：「詞典真滑稽：甲詞用乙詞註釋，乙詞又用甲詞來作注脚，互相一推了事。有的解釋太深奧，簡直看不懂；有的敘述了一大堆故實，連一點兒說明也沒有。」這或許是真的吧，不過我還遭到另一種的難處，只要字數稍多一些的詞句，就是在大詞書中也不好找。隨便舉個例罷：「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怎麼一回事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又是誰說的話呢？這些竟會無從查去的。至於小一點的詞書呢，那更簡略不堪，會查到這些東西嗎？

因此，我就發了一個願，當然說不上宏願，想編一部中型的詞典來彌補這眼前的缺陷。要不太繁瑣，也不太簡單，詞彙也不限字數，用極淺顯的解釋，使人一目了然。取材要精當，要適用；例句要著名，要通行；當它參考書也好，就當它讀本也好。這樣，可以供給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們及一般青年自修時的實際應用，就是知識份子和作家們寫作時拿來翻翻也覺得輕鬆靈便。打定了主意，一天就向一位富有編輯經驗的朋友談起了。他認為很有此需要，同時還提供了好多寶貴的意見。

經他這麼一鼓勵，我就高高興興地背起了這副重擔。稱爲「重擔」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第一，固然是我的能力薄弱；次則，生活的環境太壞了，當這三四年之中，先吃抗戰苦，後受勝利災，弄得「焦頭爛額」，「啼笑皆非」。

開始一動筆就觸到了難題：怎樣選擇材料呢？就算搜集些習見常用的詞句罷，標準又怎樣定呢？起初，似乎這個很足取，那個又很可愛，終究走了許多冤枉路，後來沒法想，只得硬心地確立下一個範圍。我以爲文字是人類生活上接觸過的事與物的符號，詞典又是文字的界說和歷史，那末，選材應注重與人類日常生活有關係的，尤其與現代中國的一般人最有關係的詞兒，次要的東西都被我割愛了。就此編成這樣的內容，也名之曰「詞典精華」。

在炮火連天，兵荒馬亂的非常時期，背着許多書籍做「義民」的到底很少，我自然也沒有帶上好多書。爲了要查考一些來源，有時跑到左近名義倒很大的圖書館裏去想解決問題，十之八九帶回

來的都是失望。原因是有的，書也和人一樣，被疏散到鄉下去逃難了。遇到無辦法時，甚至找寫信到遙遠的地方去請教朋友；朋友不知道的，又寫信去問他的朋友；如此輾轉詢問下來，仍舊把一小部份的疑問作爲「未了公案」。這是使我在編輯時很傷腦筋的。

粗看好像容易不過的，就是把一個詞，或一句成語，譯成白話，或淺近文言。誰料到在時間上把古人的話譯成今人的話，正和在空間上把外國語譯成本國語有着同樣的艱難。一條標題是有了，故事性的例句也現成了，可是要提綱挈領地說明它恰當的意義，却煞費苦心。在這些場合，幾乎化費了很多的時間還得不到滿意的結果。直到現在，我還引爲一種遺憾。

爲要經濟篇幅，並使讀者明瞭全盤的故事和發生聯繫的記憶起見，在編輯方法上，我對於詞彙的出處及故事的來源，是避免重複提示的。就是這一點，在我也像自尋煩惱，耗去不少精神和時間。畢竟資料太多，一句成語，或一則故事，會得重見好幾處的，例句倒只該有一次，要前後呼應，照顧周到，往往感到一髮牽動全身，拘束礙手絆腳似的。但願這樣做，能多多少少於讀者有益，不致「頂着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那就好了。

最糟糕的是在敵機之下：警報一來，僅有的參考書和一部份的稿子要儘先送進防空洞去，警報一解除，又要趕快把它們從防空洞裏搬出來。這樣攪了一二年，尤其所謂「疲勞轟炸」的當兒，真弄得我走頭無路。後來，敵機的威脅減少了，祝融又來肆虐。一年多前，本社被鄰居所累，在半夜裏慘遭一場大火。參考書和本書幾十冊的原稿都已搶到戶外馬路那邊去了，我仍放不下心，就在被搶出的雜物零亂堆中，摸摸索索地把壓在底下的原稿救了出來。那時我眼看着無情的烈火燬滅我最後的財產，反像「隔岸觀火」，只要有原稿在手就心滿意足了。我這一舉動，初看似乎神經過敏，事後證實倒有先見之明的。搶在那裏的參考書和其他一切的東西，終被馬路對面的火舌伸過來一口氣吞沒了。

就我個人來說罷，在本書編輯過程中，也真是多災多難。動手不久，爲了輕微的氣管支炎，吐過兩次血，工作險些不能繼續下去。有一段時期，我坐在小店中兼操着店員的職務，把一盒火柴，